



國
Natio

館
e Arts

6.

沉潛與堅持

黃銘哲每每開創新的創作格局之際，我們都可看到其藝術信念的延續性。回到宜蘭後，他逐漸從情緒波瀾中緩慢沉澱，投入精神意象的表達，十年磨一劍，黃銘哲迎來了藝術生涯的新一波高峰，立基於思想性和精密度的「生生不息」系列作品，是使用造形語言高度構造的美學物體，達到了形式上的純淨與絕對。他從入世到出世，不停追尋個人內心和外在世界相應的形式，純粹又嚴謹的抽象元素宛如一種絕對的宇宙定律，構成了黃銘哲的造形系統，跨越了時空，飛越了紀元。這是他歷經滄桑後的思想探索的發現，在許多層面上，展現出克服艱難後建立起來的個人特質。



【本頁圖】黃銘哲作畫神情。

【左頁圖】黃銘哲，〈慾望飛行〉，2002，油彩、不鏽鋼、烤漆、畫布，180×140cm。

國
Natio

館
e Arts

蘭陽溪畔的工作室

在外漂泊多年，黃銘哲終於在2010年落葉歸根，回到原生地蘭陽平原成立工作室，驛動的心已逐漸平息。早年父母為了支持他，陸續變賣家中祖業田地資助他創作，對安分務農的父母而言，變賣祖產是多麼天大地大的事情，這在鄉下人眼中儼然是敗家子的行徑，讓他們遭受外界異樣的眼光，對此黃銘哲總是心懷愧疚而近鄉情怯。未成年就離家前往臺北。如今，他選擇告別城市的喧囂、回歸家鄉的懷抱，工作室座落於宜蘭縣五結鄉蘭陽溪畔，靠近出海口，旁邊擁有閑靜的田野風光。他表示：「站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就能跟自己的生命與藝術創作更加緊密銜接。像現在我經常看著工作室外蜿蜒起伏的山稜線條，就會由衷生出一份莫名的感動。我認為，這是最美麗的風景。」黃銘哲小時候是看著龜山島長大，那時的宜蘭沒有什麼樓房，從廣興就能遠眺海邊，站在家門外即可看到宜蘭的象徵地標龜山島，沒想到在外奔波多年，繞了一圈，最終還是回歸自己的故鄉。現在他走出工作室外，跟小時候一樣，心中思思念念的龜山島就在眼前，只是島嶼模樣依舊，人事卻已全

非。回來後黃銘哲與世無爭，他以創作為重心，獨居在工作室中。耳順之年，他已懂得順天而行，知止而止，靜謐安寧的鄉居生活讓他與自然對話，感受到永恆不變的自然韻律，也讓他還原人跟自然原本的平衡關係。

位於宜蘭五結的工作室是黃銘哲歷年來空間最為龐大的工作室，除了顯現出他的格局與氣度外，這個工作室如今也成為蘭陽平原重要的文化地景，有許多臺灣藝文界的人士若有機會來到宜蘭，他們經常會特地詢問是否可以拜訪

2018年，黃銘哲攝於龜山島前方。



參觀，一探這個號稱臺灣最具規模的創作空間。有趣的是，往往有許多藝術圈的后輩來訪後，不是自生懊惱，懷疑自己一輩子無法達到這種成就而心灰意冷，不然就是生起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黃銘哲原本獨居的生活也因訪客的到來而不孤單。他回到宜蘭後，早年擔憂被鄉親指指點點的情緒已逐漸釋

懷，早晨騎腳踏車去買早餐，店員看他一身衣服都沾上油彩，以為他從事油漆行業，黃銘哲也不否認，反而微笑點頭稱是。還有以前家鄉的舊識質疑他怎住在那麼大的房子，他也非常幽默的回答，房子是老闆的，他只是被聘請來保全管理。離開近半世紀的時間，自稱農夫叛徒的黃銘哲，終於可以用很坦然的心態，來面對這塊養育他成長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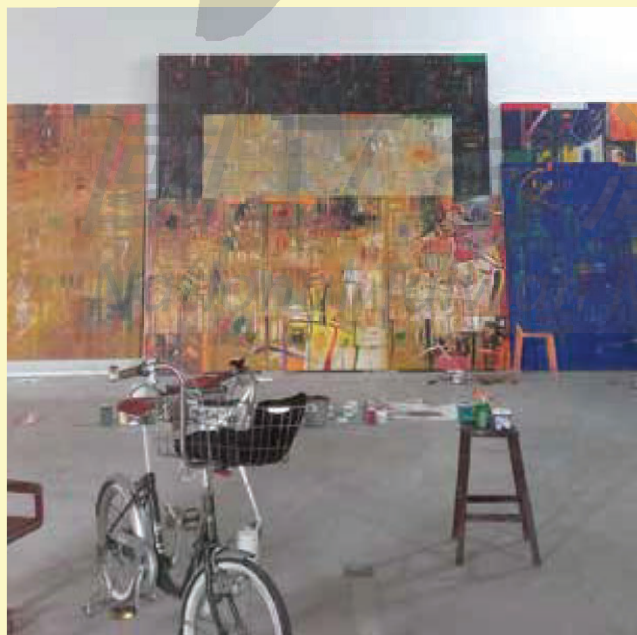
2022新年，黃銘哲（左）與友人雷孟桓伉儷、吳永華伉儷攝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與「臺中愛美學會」成員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的宜蘭五結工作室，占地2000多坪，室內空間約600坪，是由拖車工廠重新整修的，分別有一大展覽室、兩大一小的畫室及材料室、餐廳、二樓臥室等數個空間。在巨大無比的挑高場域中，他創作了許多高達一、二層樓的大型作品，這些作品的尺幅，一看就知並不是為了展示或被典藏為目的，完完全全只是為了他個人的創作需求。為了創作這些作品，他設計了一些裝置以便繪畫，以往藝術家都會架設鷹架以便繪製大型作品，這樣爬高爬下，不僅不方便，也相當危險，於是他想了一個變通方式，就是往地下挖了一個深溝並搭配電動展牆，如此一來他只要按鈕使牆面昇降即可畫到畫作的頂部，這是屬於縱向的移動，同樣的他也設置了一個在地上水平移動的裝置，非常方便製作巨幅油畫。



【上圖】
黃銘哲（前者）宴請藝術圈友人，享用道地宜蘭菜辦桌文化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下圖】
前排左起許遠達、黃銘哲、張乃文帶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參訪宜蘭五結工作室。

【左與上、左下圖】
黃銘哲宜蘭五結工作室一景。

【左與右下圖】
黃銘哲與小孩保鏢、小花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黃銘哲(右)獲吳三連獎，由黃才郎頒獎。

藝術是融合思考與製作的觀念，最為困難的是如何落實為形式，將思維與作為合而為一，進而透過造形的實踐能力化為具體的藝術語彙，闡述自身的美學觀點。為了忠實呈現自己的創作意識，回到宜蘭後，黃銘哲繼續探索造形和表現上的可能性，他對藝術還有疑問，想

要避開自我表現的陷阱，也深知唯有破釜沉舟，使盡全身的力氣搏鬥，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這是一段艱辛且複雜的過程，雖然他對創作的焦慮處境已不陌生，卻萬萬沒想到這一次時間竟然如此漫長，遭遇到前所未見的瓶頸。這段期間，有時候黃銘哲會受困於靈感萎靡，他往往陷入在精神的苦悶之中，在緩慢的過程裡，他重新審視自我，傾聽內心的原真聲音。過往的豐富歷程，不僅讓他在觀念、技法及形式上擁有了深厚的基礎，也讓他對藝術世界有穿透性的了解，清楚生命的沉浮與掙扎。

為求完美，黃銘哲經常陷入極度的焦慮與痛苦，幸而因獨處淬鍊成的強大生命力量，使其能渡過人生及創作上的危機。每段沉潛的日子，都考驗著心智與毅力，卻也讓他得以省思自身，重新調整內在思路。在某次個展中，他遇到畫壇的前輩藝術家鐘俊雄（1939-2021），感嘆地說自己創作裡還有許多問題，鐘俊雄回答他：「有問題是正常的，沒問題才是大問題。」簡短的回覆，給予他繼續奮鬥的信心與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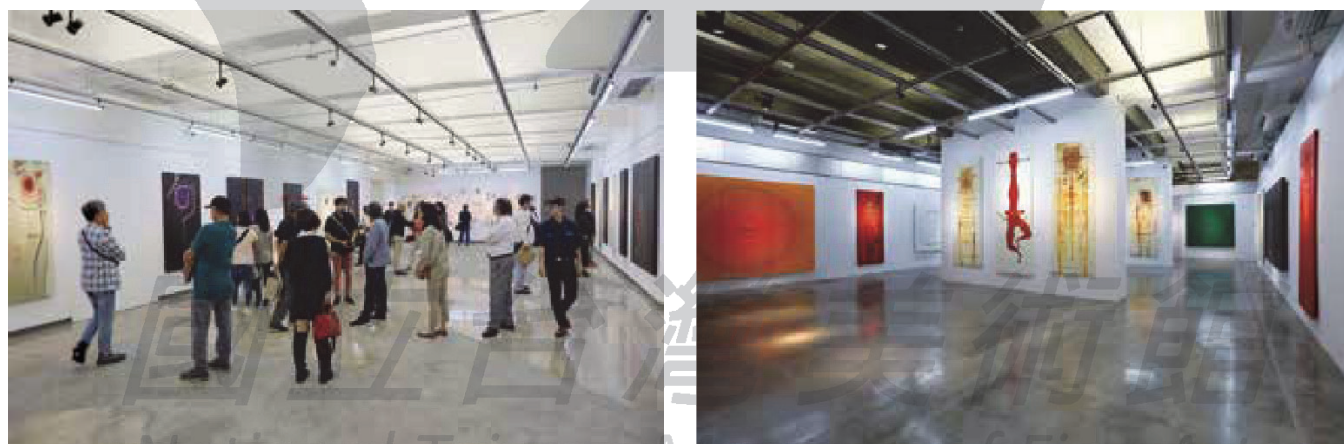
2015年，由於北京工作室即將被拆除，他決定選擇專心在臺灣發展，同年年底他榮獲第38屆「吳三連獎藝術獎」，這個獎項對他而言，無疑為這段低迷歲月打了一劑強心針，拉了他一大把。「吳三連獎」是由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發起，是臺灣民間對藝術家的最大肯定，屬

於終身成就獎的性質，表彰在各獎項領域有傑出成就，有繼續創造潛力，並認同臺灣的人士或團體。以往它每年一次選拔，獎金從二十萬元一路增加到八十萬元，2019年起改為二年一次，獎金提高為一百萬元。獎項共分兩類：文學類和藝術類，總計四位名額。在贈獎典禮上，黃銘哲特別邀請甫卸任的國立臺灣美術館前館長黃才郎為頒獎人，這對他有其特別的象徵意義，除了黃才郎本身曾任北、中、南三大美術館館長，是臺灣美術界的代表人物外，當初黃銘哲能在臺灣藝壇崛起，是因為連續得到「省展」油畫類首獎，而他第一次在官方美術館舉辦個人展覽，也是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之後，他維持著每年一次個展的頻率，平面與立體作品都有著更成熟與完整的表現。2019年黃銘哲接受宜蘭美術館邀請，辦理「生生不息：黃銘哲個展」，正式推出他回到宜蘭後嘔心瀝血的創作結晶。黃銘哲相當重視在故鄉的首次個展，除了積極用心辦理外，在開幕儀式上，



2019年，黃銘哲受宜蘭美術館邀請舉行「生生不息：黃銘哲個展」，開幕時黃銘哲致詞。



【上圖】
2019年，「生生不息：黃銘哲
個展」開幕時嘉賓雲集。

【下二圖】
2019年，「生生不息：黃銘哲
個展」展場一景。

原本低調的黃家人也都全員到齊，包括他的夫人徐育鳳女士和三個子女黃麟、黃凰和黃極。對於宜蘭美術館來說，這次展覽的開幕儀式也是一個全新的體驗，他們萬萬沒想到竟然多達五百多人參與盛會，除了學界、藝術家外，畫廊、拍賣公司、藏家等相關產業人士也前來共襄盛舉，這和以往參與的大多是展出者的親友，有著極大的不同。

「生生不息」系列

早年黃銘哲曾這麼表示：

抽象創作對個人而言，是沒有極限的，就如同我永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般，改變、突破、轉換各種媒材，甚而超越畫布的種種呈現，因為這條路是永無止境的，也許這樣一遭走來，終究回到原點，但這段歷程，與不斷地思考，才是最終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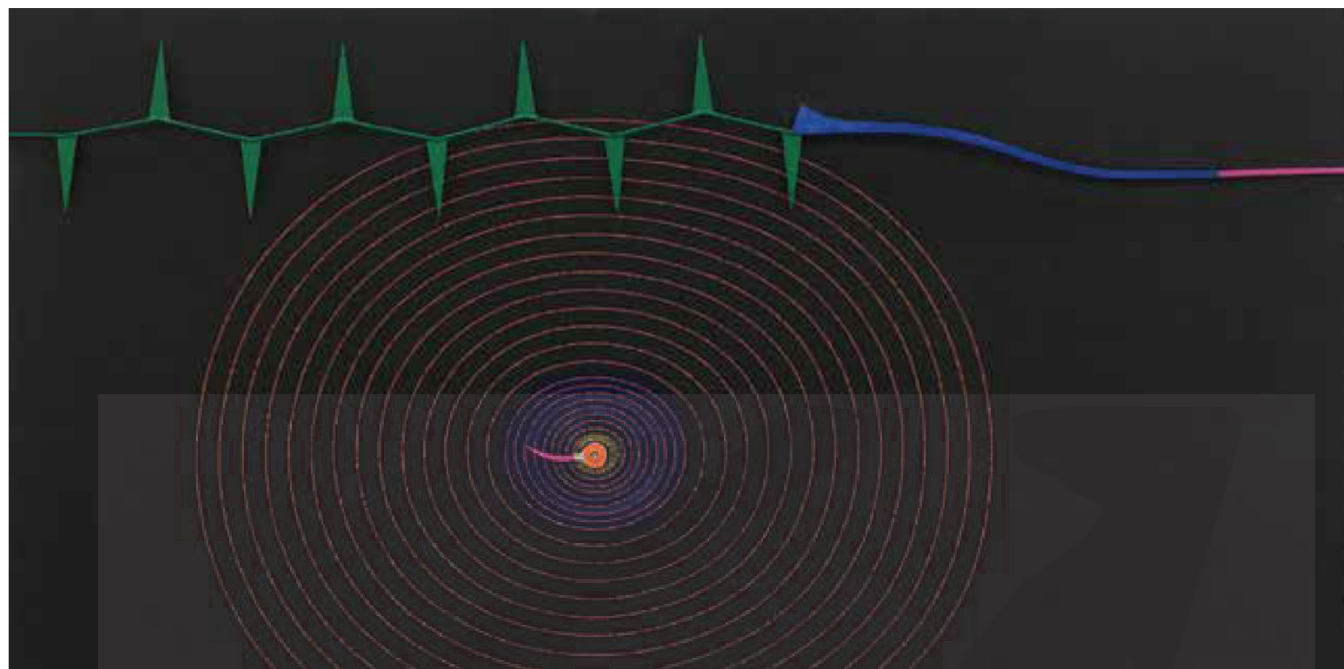
在「生生不息」系列作品中，黃銘哲重新思索並再次對抽象語彙與創作本質提問，低限的形式除了揭示出其內在生命力外，也深刻地詮釋當代語境下的心象與思緒。這幾年為了調養身體，他開始接觸太極拳，並對東方哲學產生興趣，尤其受到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觀念影響，深化了他面對生命的視野。道家美學主張以自然隨順的審美心態洞察天地萬物，於是如何見素抱樸，反璞歸真，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複雜的思想，成為黃銘哲近期的思考重心——他期盼跳脫現實世界的紛擾，在精神自由的開展下，超越形體的有限性，達到究極的真實。因此，黃銘哲渴望創作出一種強烈的宇宙性藝術，進行形上學探索，從而讓形式在虛靜中富有變化與創生，同時表明事物的構成和運



黃銘哲（左2）與呂永豐建築師
（左1）與張秋墩伉儷合影。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二〉，
2018，壓克力、不鏽鋼、畫布，
160×160cm。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一〉，
2015-2018，壓克力、不鏽鋼、
烤漆、畫布，180×360cm。

行是有其規律，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在相反相成的雙方作用下構成並演化的。

藝術史上有許多藝術家都曾經在畫布上嘗試過各種實驗，比如封答那（Lucio Fontana, 1899-1968）以刀割破畫布來塑造空間層次，畫布上的刀痕既是形式，也是一種行動。黃銘哲則更進一步，直接在畫面挖洞，並以金屬裝置穿透畫布，成為底材的架構，由於背面設置金屬支架向外／內支撐，作品正面因而弓起／凹陷了一個圓弧，成為一個有體量感的物體，這樣的手法，跨越了平面和立體之間的界限，打開了新的藝術向度。源自於立體作品的弧面構形，不同於封答那意欲

在二維平面引入三度空間的思考，在「生生不息」系列中，繪畫與立體自然地融為一體，卻又不失原本的性格，進而產生無盡的對話。對黃銘哲而言，雖然製作方式殊異，但在創作思維上，平面繪畫和立體作品並不存在差別，一路上為了尋覓、塑造形式，他努力突破媒材的既有限制，例如早期，他就曾在畫布上挖洞或是增加物件，來擴充表現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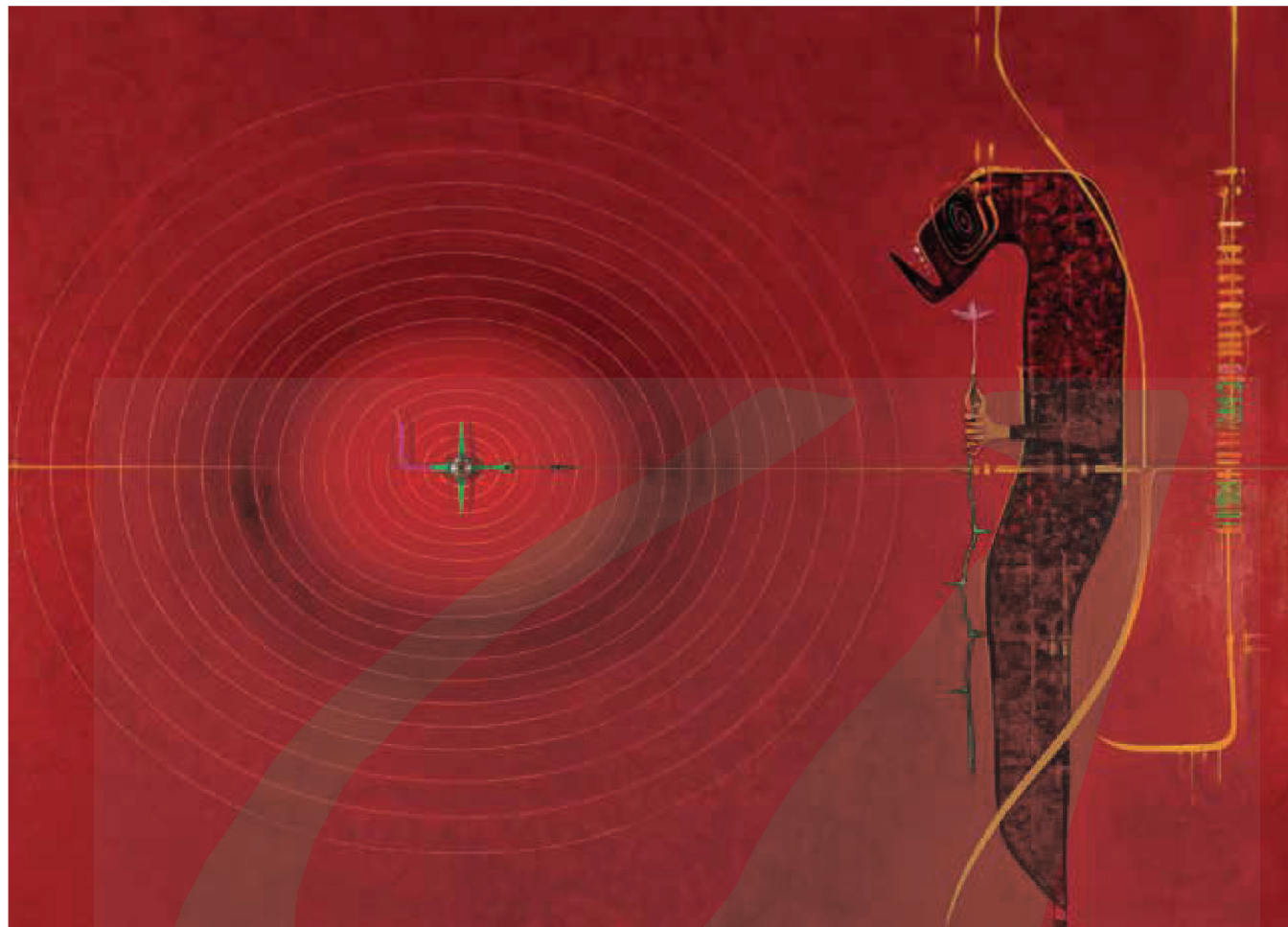
如今，「生生不息」系列從過往的造形朝向更開放、更為簡練的形式。線條持續作為黃銘哲傳達思想世界的主要造形語彙，以圓洞為起點的循環迴

黃銘哲於宜蘭美術館舉行「生生不息」個展時所拍攝的全家福。



黃銘哲，〈生生不息系列之三〉，
2015-2018，油彩、不鏽鋼、
畫布，240×17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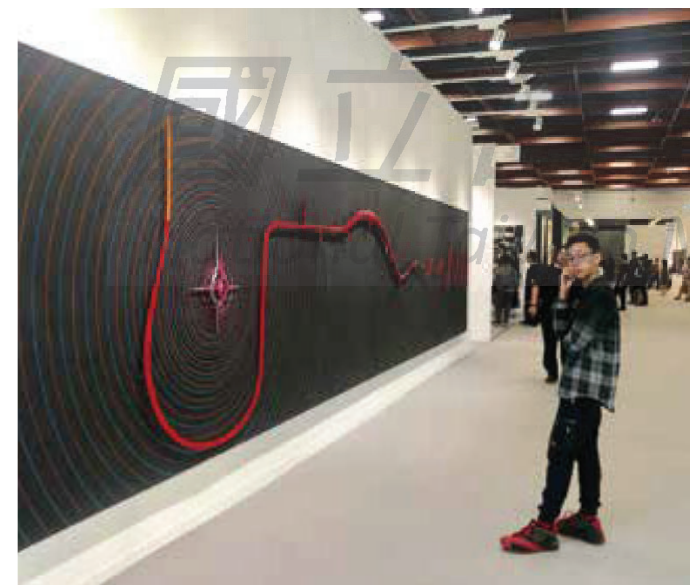
圈，不僅並存擴張與收縮兩種相反的張力，也象徵著開始與結束，入口與出口，啟示一種宇宙性意涵，正如《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演示著生生不已、化化不息的力量。這些以圓為主要造形的創作，如同從永恆的來世注視著生命的行進，黃銘哲由內向外勾畫出未來，回歸到最原初的形式，既穿入現在，也貫穿過去，形成一個無止盡的迷宮，呈現出日夜交替，四季更迭，周而復始的圓形時間觀。



黃銘哲，〈故鄉似水流年〉，
2018-2019，油彩、壓克力、
不鏽鋼、畫布，
260×3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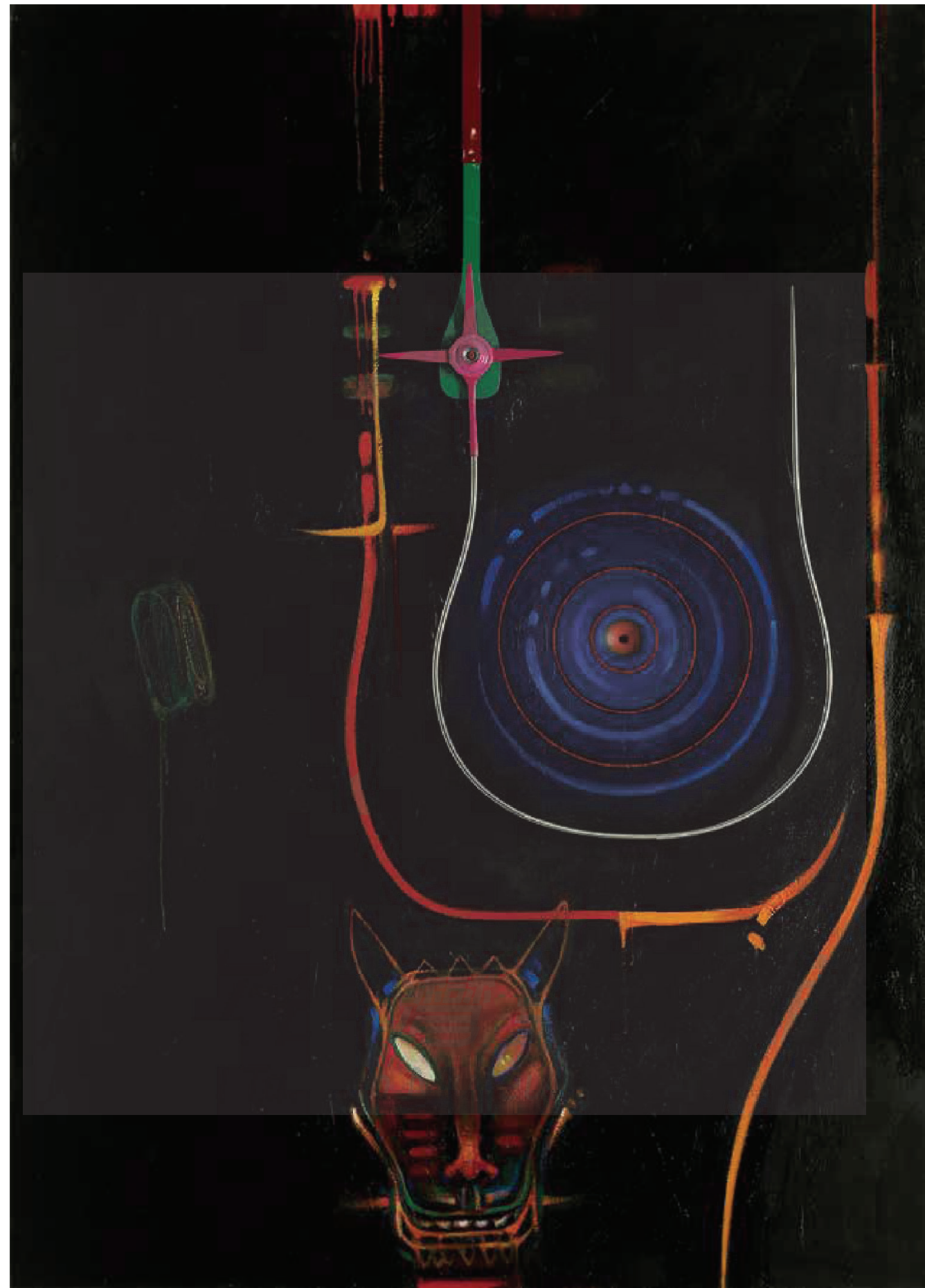
在對稱、均衡的理性秩序外表下，作品含蘊著細膩的精緻質感，往近細看，我們可以察覺圓形的循環迴圈大多是由無數的色點組合而成，既沉靜又深具韻律。黃銘哲早些年野性力量與剽悍意志，現都已消失無蹤，而那些焦躁與愁苦的不安情緒也已被線條一一撫慰。此刻，線條

黃銘哲的小兒子於 2018 年臺北藝術博覽會參觀父親的作品時留影。



不再騷動、張狂，而是令人感到平靜，並讓我們再度感受到生命的溫暖與悸動。畫面中，黃銘哲透過純淨的背景使中央的虛空更具張力，一方面他以油彩暗示實質的密度；另一方面他運用單色象徵著無限，以誘發冥想，隱喻一種對沉靜形而上的關注。

整體而言，「生生不息」系列作品有著下列的幾項特質：第一，大道至簡，清晰的形式，隨著線條的重複循環，從混沌走向秩序，彷彿參與著無窮盡的宇宙能量，永不停



黃銘哲，〈與現實共存系列之一〉，2015-2019，油彩、不鏽鋼、烤漆、畫布，180×130cm。



黃銘哲，〈定風波〉，
2015-2019，
油彩、壓克力、不鏽鋼、畫布，
260×269cm。

歇地運行。第二，位於中心的圓洞，連結內與外、虛與實、無與有，開啟了初始與永恆的通道，也隱喻著回到原點，返回初心。第三，黃銘哲以低限藝術的形式達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審美意境，這是他思想與形式的深度契合。第四，從個人性到普遍性，從內在的情感掙扎昇華為永恆的生命基調，他以心靈的專注力，在創作過程中將這些追尋融合在作品中，深刻地表現複雜的期盼和心靈的沉思，完美調和了理性與感性。

此外，他已隨心所欲，從造形的束縛裡解放出來，不再拘束於任



2017年，黃銘哲伉儷（左3、4）於關渡美術館「大師系列——黃銘哲個展」展覽開幕時與同展期藝術家合影。

何形式的規範，獸形造形逐漸被他驅逐出畫面，或被創造性地拆解、挪移和變置。有著獸形造形的作品被命名為「與現實共存」系列，不同於早先「面對現實」系列中那種抵抗的對決情境。回到宜蘭後，他深刻體悟到萬物應時而生，順時而去，了解艱困現實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從一開始被現實窮追猛打，如今面臨逆境時，他選擇坦然接受，與之共生共存。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相較於「面對現實」系列的橢圓圖形，「與現實共存」系列的迴圈則更加圓勻。我們也可發現到，原以附加手法，擔任陪襯角色的金屬物件，現直接架構在作品上，扮演著主要的造形語彙，包括圓形、線條或是荊棘等，顛覆了過往強調的繪畫性。而在圓洞上裝置的金屬、玻璃組件，不僅突顯出視覺焦點，黃銘哲也意圖經由異質媒材的複合並列，引領觀者更廣闊多樣的經驗領域。

「生生不息」系列為凝聚了人生經驗深度與廣度的成果，展現了歲月累積的圓融智慧。時間是讓主題成熟之根本，外衍的生命滋養了創作，黃銘哲渴望淨化表現性與個人性，使作品變成蘊化萬有的生命場域，這是他的藝術語言經過不斷淬鍊後呈現出的形式，也是其另覓高峰的總結。黃銘哲曾以蘇軾的《定風波》詞作的最後一句形容此刻的心境：「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以往陷入漩渦的他，在不斷的追尋下，如今已找到出口。

追尋完美的創作身影

誠如廖仁義所言：

過去半個世紀，黃銘哲的藝術創作，一再顛覆自己。不但顛覆他辛苦建立的現實版圖，也顛覆他曾經獲得掌聲的美學評價。如今，他又再一次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平面與立體的藝術定義。他從視覺世界、情感世界與心靈世界辛苦走來，如今又要辛苦朝向思想世界走去。

黃銘哲當了一輩子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創作緊密嵌合著人生歷程，一方面，他過往的經驗給予當前的作品養分及更重的分量；另一方面，他通過堅守的藝術價值，以其深刻的心靈自由和創新意識，表達對藝術的忠誠。在藝術裡，可期待的勝利只是一小部分，而在可期待的那部分

黃銘哲與作品〈直飛北京〉
合影於宜蘭五結工作室。



裡，能夠實現的就更少之又少。黃銘哲經歷了與自己長期而又痛苦的鬥爭，才獲得了藝術上的完美，這種鬥爭的跡象在他的創作裡，清晰可見，他對作品的苛求近乎自虐，嚴厲地自我檢視，力求達到無懈可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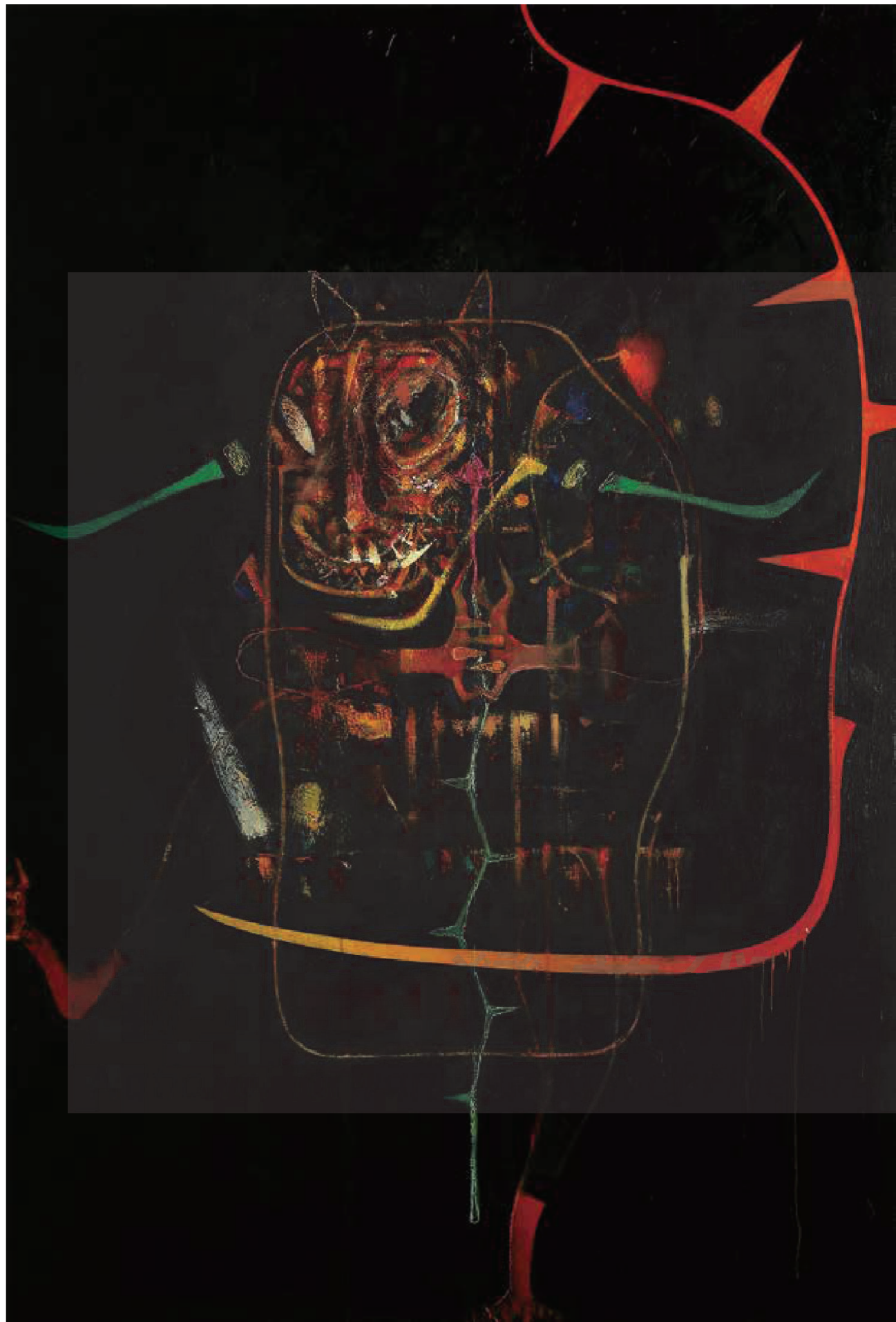
在生命力頑強上，黃銘哲覺得自己跟臺灣土狗很像，他期許自身能夠擁有土狗般的強度與韌性，來面對現實中的種種考驗。他曾說：「我必須承認，自己也曾遭遇過幾次低潮，但心裡頭卻清楚，只要把作品做好，歷史自然會給我一個合理的位置。」在他的想法裡：「這是藝術家必經的道路」。在現今的工作室中，黃銘哲貼上了一張紙條寫道：「人最怕沒想法，有了想法，沒去執行，那就不是人。」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相當嚴格，對他來說，最痛苦的，反而是心裡想做的東西卻做不出來，不過他也相當明白，這樣的煎熬其實就是藝術家創作的一部分。

對於黃銘哲而言，創作並不是為了追求市場的正確性，這麼多年來，他只是真誠在做自己想做的，並且喜歡做的藝術而已。對此，他曾這麼表示：

老實說，早年的藝術環境遠不如現在，根本沒有所謂的收藏家存在。因此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藝術家，首先就是準備好去當一輩子物質上的窮人、精神上的富人。心中所想的的就是很簡單但得固執到底的一件事：怎樣把圖畫好。我看過太多因為怕窮，最終還是選擇臨陣脫逃的人。他們的基礎功夫大多不差，但往往想要記住他們的名字之前就已消失不見。你要說是現實的環境使然，似乎倒也未必，我想讓我自己與這些人不同的最重要關鍵，只在於「堅持」二字。



右起林鴻文、許遠達、許自貴、黃銘哲合影於臺南路邊攤。



黃銘哲攝於五股觀音山工作室。

他認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让你達到顛峰，唯有「堅持」而已，因此他日夜埋首創作，不斷鞭策自我。對於黃銘哲本人來說，藝術是一個艱苦和冒險的挑戰，既然他已做出了選擇，就得堅持不懈地要求自己走下去，即使中途會有巨大的困難、無限的否定和內心的折磨。然而，藝術風格無法一蹴而成，他同樣經歷轉型和嘗試，他的每一步都是讓自己重新歸零後再思索踏出下一步，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刻意要標新立異，也不是特地要與時俱進，而是為了追尋自我的突破。

黃銘哲認為在空白的畫布上創作相當艱難，有時會使他裹足不前，必須用盡所有力氣，才能開始。「有時整天就坐在畫布前抽著菸，完全不敢靠近作品；有時候一動筆就停不下來，彷彿揮軍激戰畫布；有時最後會露出勝利的笑容，有時卻是戰敗的沮喪。」在巨大寬敞的工作室中，我們從四處放置的畫作中，可以看出他不停的創作，他經常同時進行數件作品，在其間反覆修改，直到他滿意為止。只不過，他很少滿意過。黃銘哲經常素描，有些會變成作品，縱使他專注於事前的準備工作，但在創作時，往往會做修改，他認為在創作過程中，想法也會轉變，個人的感受也會產生相當大的變化。「當作品一張張畫構著，起起落落的心情，天馬行空的思緒，不斷在建築、瓦解、堆積、散落，呈現

【左頁圖】
黃銘哲，〈享受孤獨〉，2015，
油彩、畫布，200×136cm。

出來的只是自我堅持的藝術主張，和不安現狀的隱隱騷動。」當黃銘哲不停的修改下去，作品就不斷會有新的面貌，有時變化之大，讓他偶爾也會擔心是否無法將作品完成。就算作品已完成，若無法達到其對藝術的理想性，假設無法修改，他會堅持不惜代價重新創作。

為了延伸創作的深度，黃銘哲持續透過與其意趣接近的西方藝術的繪畫經驗來挖掘個人的內在需求，進而在維持自己原有的藝術特質下汲取他人的優點，逐漸地建立起自我的風格。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可見到培根、杜庫寧及克林姆的影子外，也可發現加斯頓（Philip Guston, 1913-1980）的作品對他產生了影響。我們不難想像，黃銘哲會對上述藝術家多所共鳴，因為他們的創作大都伴隨著一種孤寂，那是一種為達到獨一無二必然會產生的孤寂。黃銘哲呈現出，每一位藝術家在採納他人經驗的同時，維持其自由與創造力。謝東山曾如此評論：「無疑地，黃銘哲的創作理念來自於個人的天賦與後天的學習，或者說，來自於他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而組成這個文化心理結構的成分是黃銘哲生理、心理中的自然秉賦，以及他透過學習和創作所獲得的文化經驗。」

在此要強調，黃銘哲並不是理念先行的繪畫意識，固然他在觀念上仍承襲其原有概念，然而在藝術語彙上已明顯不同，他對西方藝術思潮雖有一定的了解，卻較無理論的負擔，呈現的是屬於內省與自我的獨白，也顯現了創作歷程演變的痕跡。

從平面到立體，再到立體之後的平面，黃銘哲除了呈現理念的一致和態度的嚴謹外，也可以發現其創作精神的自由度已不再限於任何形式的束縛，我們不僅能看到開創性，也可看到他勇於探索的面向。創作的歷程詮釋了黃銘哲藝術的時間座標，而作品內容與時代形態則對應了空間座標。綜觀他的創作，不論是寫實或抽象、平面或立體、表現或低限，對他而言，原則上沒有差異性，唯有應用何種形式能精確表達他的內在經驗，才能對他的創作思維產生意義。在內在精神上，黃銘哲自己最清楚以什麼方式才可以將他藝術的內涵最明白地表達出來，所以對他來說根本沒有所謂形式的問題。



黃銘哲立體懸吊式作品「艷影」系列，為2020年羅芙奧臺北「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會宣傳標誌。

因為就算材質轉化，他也離不開現實，他對世間的人、事、物有滿腔的熱情，黃銘哲認為：「創作跟土地、空氣、人文都有關係，沒有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讓我感覺出來的作品很虛。」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的純真與誠實，和他所處環境交互作用下的經驗。黃銘哲在創作本位上，深入社會環境與人文經驗，從中轉化出藝術語言，體現當代藝術姿態。本土氣息濃厚的黃銘哲，不以「臺灣題材」或「族群意識」的認知表面創作，而是回歸到自我真實的生活層面，透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驗，發展自身的藝術形貌。這樣的創作手法使得他既能承接、揉合西方繪畫風格，而又符合本土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主題始終是人物、城市、個人的情感及痛苦的經驗，目的不在於批判社會，而在於心靈、思想的探索，透過作品，黃銘哲與身處的環境包括社會及時代發生關係。早先，現代的都會生活引領他創造一個符合其時代的造形語言，



黃銘哲為福斯汽車拍攝廣告時的全家福。圖片來源：小展攝影，黃銘哲提供。

將時代的感應反映在作品中，呼應社會的脈動。如今，他回歸到故土，隱居在鄉間，以低限藝術的形式，還原到心緒的表達與思想上的辯證。

一般而言，藝術家經常會受到自己創造風格的束縛與左右，然而黃銘哲將此阻力化作動力，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創造新的風格，潛藏了不斷轉化與再發展的可能。一路走來，黃銘哲不斷追求藝術語彙的開拓與突破，他的不凡建立在每一件作品之上，縱然沿途景致燦爛耀眼，卻從未眷戀既有的成就，一再地顛覆自己，也一再地超越自己，不斷地挑戰我們的藝術觀點，也不斷地擴展我們的美學視野，每一次的轉變都

帶給觀者震撼的洗禮。在寫實階段得到了美術競賽的獎項，引起了外界的矚目；展開抽象藝術創作後，獲得了各方的高度肯定；從平面延伸至立體，則樹立起自身的美學地位；而立體之後的創作，在在顯示出一個藝術家為化解阻礙其靈感的既定模式所作的不斷努力與追求。

上述的轉變並非一蹴即成，而是一步步地緩慢演變而來的，幸而他沉得住氣，耐得住孤寂困頓，終能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身為一個農家的子孫，無法如父母的期待接續家業，是他心中永遠的遺憾，但他在繪畫上的堅持與執著，不但對得起祖先，也對得起自己的生命，更對得起造就他的這個時代。在千禧年交際之時，他自我表明：

在這近世紀末的創作，我將會以最科技的專業態度，專注地跨過這世紀的堅持，愈是馳騁在下一個世紀的年代中。漂浮是漂浮，飛行是飛行，但它卻是最深耕於這塊土地上尊嚴的執著。

如今回頭再看，黃銘哲年過七旬仍持續在這塊土地上深耕，他的創作屢屢帶給臺灣藝術界不同的思考，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在時代的考驗與檢視下，黃銘哲追尋內心的一致，卻又追求形式的蛻變，他相信，只要經歷長時間的不斷淬鍊，終會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黃銘哲為福斯汽車拍攝廣告時的形象照。圖片來源：小展攝影，黃銘哲提供。

唯有千錘百鍊，才能完美呈現，黃銘哲嚐遍轉變的痛苦與喜悅，其探索之真誠，使他走過了低谷，攀登上了高峰，打造出一個藝術家永恆的王者形象。日升日落，生生不息，每當太陽從龜山島旁的太平洋海面緩緩升起時，陽光不僅照遍了蘭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也映照出黃銘哲在其藝術國度中，永無止盡，追尋完美的創作身影。